

事的背景，一会天上一会地下，有点像《封神演义》，天上的神灵，一会儿在天堂，一会儿在地狱，一会儿在人间，故事里还包括了很多藏族原始的道德伦理观念。

现在谈藏族文化，主要是谈佛教文化，“格萨尔王”那个时候，佛教还没有，那时很多原始拜物教。直到解放前，还有人给“格萨尔王”补充，就像故事接龙一样，故事不断地延伸发展，变成今天的七十多部，上千万字，但核心故事，其实就六七本书。

口传文学在藏族社会当中，大概在一两千年前出现，往往是无数人参与，它不只是被动的记忆，每个人不自觉地对它进行加工，结果是离现实越来越远，但美感越来越强烈，大家接受的程度越来越高。

我主要讲《格萨尔王》最核心的故事，故事主要发生在五、六部，因为说唱很繁复，像过去说书一样，一出场先描写马，描写武器，描写环境，其实把故事情节归纳起来的话，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可以做到的，关键还是故事的讲述方式。

**张英：**怎么理解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这句话？

**阿来：**我们本身就是多元中的一元，本身就是多样性中的一个，我的独特性是天然存在的。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”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越独特性的东西，同时还要丰富，要有普适性，能够跟全世界的人沟通，能够被大家认可接受。文学是靠它拥有的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的，在各民族读者眼里，惟有艺术的魅力，才是真正让人心悦诚服的。



左图：《格萨尔王》。

如果你光是强调独特性，你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之中。因为你要在这个主流知识背景依托下可以被人认知，过于独特的东西，没有办法和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《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》，当下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，搞学术思想、搞文学创作、搞批评的人，谈的都是西方的观点，过去老一点的谈马克思，谈别车杜，现在谈本雅明，谈德里达。我觉得应该重视我们自身的经验，我们需要好好地 toward 民间文学学习。

**张英：**你在写作时，注重故事还是思想？

**阿来：**我觉得中国文学讨论意义太多。有时候过于强调意义，会把小说变得干巴巴的，不好看。

我说句极端的话，讨论意义是没有意义的。什么东西没有意义？什么东西都有意义。但是文学真正是靠意义存在的吗？如果真要追究意义，那就不要文学，真的。你有历史学、社会学，有哲学就可以了。

文学真正的深度是感情的深度，体验的深度。我们的人生观和思想观、价值观，很自然就包含在作品里头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作者，

甚至有些作品里包含意义的丰富性超过我们自己所预期的。

**张英：**如何走向世界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心病，你怎么看？

**阿来：**我们太在乎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，特别是来自欧美的反应。我觉得有点过头了。汉语这么多人使用，这么多人在读，这么大一个市场，我们把来自国外的反应看得太重了。

我们一说国外什么东西，如数家珍。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多样丰富的国家，对中国所谓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够，如此完整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，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。

文学界对我们这样的人，有意无意之间，关注是不够的。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悲哀，还是在中国身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悲哀。大家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深厚，引经据典，对我们中国身边的文化，却没有去研究。

**张英：**你编《科幻世界》的时候，发表了许多类型文学，你怎么看这类文学的价值？

**阿来：**我觉得很好，现在文学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多样，出现了很多类型文学，科幻发展到奇幻，后来穿越，非常有想象力，越过了“纯文学”这个单一的话语系统。

欧美有一种幻想型文学，它的图书在欧美占出版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，顶尖的就是《魔戒》、《哈利·波特》。我们老的一套话语系统还没有认清它的价值，还没有仔细研究它，认为它没有价值。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，这么多读者，怎么会没有价值？

大家总说文学杂志活不下去了，我们《科幻世界》5本杂志，